

骆祥发著

初唐四杰研究



東方出版社

初唐四杰研究

骆祥发著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初唐四杰研究/骆祥发著.

CHUTANG SIJIE YANJIU

-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1993.9

ISBN 7-5060-0384-8

I.初…

II.骆…

III.①骆宾王-研究 ②卢照邻-研究 ③王勃-研究 ④杨炯-研究 ⑤作家-研究-中国-唐代 ⑥唐诗-研究-中国

IV.I207.22+K825.6

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4.25 插页1

字数: 329千字 印数: 0—2,000册

定价: 12.00元



作者在骆宾王墓前

目 录

第一编 初唐四杰生平行踪

第一章 骆宾王	(1)
一 出生义乌, 就学博昌	(1)
二 仕途不遂, 再淹齐鲁	(5)
三 二度遭谴, 从军边塞	(16)
四 十年不调, 诬脏下狱	(24)
五 扬州草檄, 兵败亡命	(32)
第二章 卢照邻	(43)
一 门第、生年	(43)
二 少年时代	(49)
三 王府典签	(53)
四 宦游蜀中	(60)
五 羸卧荒山	(68)
六 自沉颍水	(73)
第三章 王勃	(78)
一 家世、童年	(78)

二	少年游踪	(82)
三	未冠而仕	(87)
四	蜀中漫游	(93)
五	虢州任上	(101)
六	魂归南海	(106)
第四章	杨炯	(110)
一	早期行踪	(110)
二	秘府校书	(119)
三	仕职东宫	(125)
四	贬谪梓州	(131)
五	官中教习	(136)
六	终迹盈川	(140)

第二编 初唐四杰德才品评

第一章	初唐四杰名称及各次考辨	(145)
一	“四杰”成名的时间	(145)
二	“四杰”成名的原因	(147)
三	“四杰”名次考辨	(155)
第二章	初唐四杰思想情趣之同异	(164)
一	早年都有兼济天下的宏愿	(164)

二	政治上决不苟合取容	(169)
三	性格浪漫,恃才傲物	(175)
四	仕途失意,隐身自好	(182)
五	“四杰”性气的差异	(187)
第三章	初唐四杰与“浮躁浅露”说	(193)
一	“浮躁浅露”说的由来	(193)
二	“浮躁浅露”非出行俭之口	(195)
三	“四杰”生前确存“浮躁浅露”之讥	(203)
四	“四杰”遭受“浮躁浅露”之讥的原因	(209)
第四章	初唐四杰与“轻薄为文”说	(216)
一	“轻薄为文”说的由来	(216)
二	“轻薄为文”说的内容	(222)
三	“轻薄为文”说的实质	(231)

第三编 初唐四杰作品剖析

第一章	骆宾王:强烈地自我表现	(234)
一	愤歌悲曲诉平生	(235)
二	一路歌唱总是情	(247)
三	文章也是身世录	(258)

第二章 卢照邻：为命运而悲号	(277)
一 怀才不遇的哀怨	(278)
二 仕途坎坷的悲愤	(283)
三 沉疴缠身的呼号	(289)
四 解脱痛苦的追求	(299)
第三章 王勃：纵横驰骋，才思竞发	(304)
一 诗随心发，辞丽情真	(305)
二 心志才华，凝结成赋	(316)
三 文如其人，才情并茂	(325)
第四章 杨炯：在宫廷诗圈子里挣扎	(377)
一 空泛赞美与真切抒情并存（诗）	(338)
二 歌功颂德与明怀述志交织（赋）	(346)
三 虚应故事与呕心力作混杂（文）	(353)
附录 初唐四杰年谱	(367)

第一编 初唐四杰生平行踪

第一章 骆宾王

一 出生义乌，就学博昌

骆宾王，字观光，婺州义乌（今浙江义乌）人。史传未载其字，《义乌县志》卷十四《志节》条云：“骆宾王，字观光。”义乌《骆氏宗谱》也称：“骆宾王，字观光。”按《周易·观·六四》有“观国之光，以宾于王”语，可作宾王取字观光之证。关于骆宾王的生年，历来说法不一，闻一多先生提出640年说（《唐诗大系》），此后，文学史家和一些唐诗研究者大都本此。按骆宾王《咏怀古意上裴侍郎》诗云：

三十二馀罢，鬓是潘安仁。四十九仍入，年非朱买臣。

所谓“四十九仍入”，是指四十九岁时再次入朝应举，对策入选，授奉礼郎事。时在高宗乾封二年（667），以下几条材料可资佐证。一、麟德三年（666），高宗封禅泰山，“春正月戊辰朔，车驾至泰山顿。是日亲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坛，以高祖、太宗配飨。己巳，帝升山行封禅之礼。”（《旧唐书·高宗纪》）其时骆宾王闲居齐鲁，还未“仍入”，其为齐州父老代书《请陪封禅表》就是一证。这期间写给李少常伯和某廉察使的求仕启中，分别有“块然独居，十载于兹矣”（《上李少常伯启》）和“十年无棣，万里维桑”（《上廉察使启》）之语，说明其时他

寓居齐鲁已经长达十年。二、上元三年(676)三月,吐蕃入侵,吏部侍郎裴行俭出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。《旧唐书·裴行俭传》行俭表聘骆宾王为军中掌书记,《新唐书·骆宾王本传》四月一日,宾王写《上吏部裴侍郎书》,辞以母老不就。书中有“宾王一艺罕称,十年不调”的话。同年参选时,应裴行俭之索,宾王献上新作长诗《帝京篇》,内中也有“三冬自矜诚足用,十年不调几遄回”之句。说明其时骆宾王“仍入”已经十年,一直做着九品小官,没有调升。676年往前推十年,为667年。三、永隆二年(681)春天,骆宾王奉差燕齐,路过博昌时写了一封《与博昌父老书》,内云:“自解携襟袖,一十五年,交臂存亡,略无半在。”681年前推十五年,为667年,证明骆宾王确于乾封二年离开齐鲁入京应举。既然骆宾王“四十九仍入”是在667年,则其出生应为619年,即唐高祖武德二年,几乎和唐代开国相仿佛。

关于骆宾王的家庭及亲属情况,史传均阙记载。上引《义乌县志·志节》中,有“(骆宾王)父履元,官青州博昌令”的话。骆宾王在《与博昌父老书》中云:

昔吾先君,出宰斯邑,清芬虽远,遗爱犹存。延首城池,何心天地,虽则山河四塞,是称无棣之墟,松楸千秋,有切维桑之里。

则宾王父为博昌县令可证。从“松楸千秋,有切维桑之里”的话来看,父亲死后就埋骨博昌,一直未迁葬故里。义乌《骆氏宗谱》存《唐博昌县令申一府君梅所先生传》一篇,内云:

义乌骆氏讳履元,字申祐,号梅所,行申一。……其先世积忠厚,自东汉逮本朝,皆以学业相承,修德行义以培根脉。公承先绪益慎,励志进修,凡经书子史,微词奥旨,

务悉通其枢要而后已。武德间，仕为青州博昌令。

这篇传记不仅交待了骆宾王父亲的名和字，而且还提到他出任博昌令的时间是在“武德间”。“武德”是高祖李渊的年号，具体时间为618—627。说明父亲任博昌县令的时候，骆宾王正当童年。

骆宾王出生的地点，据《义乌县志》记载，是在县北一里的骆家塘，其地遗址今尚在。关于宾王幼年的事迹，《旧唐书》本传仅云“少善属文”，《新传》也只说“七岁能赋诗”，未见具体记载。所谓“少善属文”、“七岁能赋诗”云云，当指宾王七岁咏鹅事。查《全唐诗》卷七十九“骆宾王”名下有《咏鹅》诗一首，曰：“鹅、鹅、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”题下注云：“七岁时作。”短短十八个字，把白鹅嬉水的神态维妙维肖地表现出来，而且于意境清丽之中，流露出童稚天真烂漫的神态。诗成之后，大约很快就遐迩传诵，誉满乡间，称为神童。传说咏鹅的地点，就在村边的骆家塘。由此可见，骆宾王出生义乌，七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老家，是信而有征的。

在《上琅丘韦明府启》中，骆宾王写道：

某纬萧末品，拾艾幽人，寓迹零坛，挹危直之秘说；托根磬渚，戢战胜之良图。幸以奉训趋庭，束情田于理窟；从师负笈，私默识于书林。至于九流百氏，颇总缉其异端；万卷五车，亦研精其奥旨。

“零坛”、“磬渚”，喻孔、孟的故乡。这说明骆宾王早年“奉训趋庭”、“负笈从师”的地点，并不在义乌，而是在齐、鲁一带。在《上兖州张司马启》中，骆宾王亦说：“某篠派庸微，桐岩贱伍，托根邹邑，时闻阙里之音；接闻零津，屡听杏坛之说。加以承断织之慈训，得锐志于书林；奉过庭之严规，遂容情于义圃。”“篠派”指汶阳之篠；“桐岩”谓峰阳之桐，外加“邹邑”、“阙里”、“零津”、“杏坛”等等，都是用孔、

孟故里的古迹，说明自己受学时居留齐鲁。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寻觅骆宾王早年的行踪，即他七岁咏鹅之后不久，就随母北上，寓居父亲的任所博昌。陈熙晋在《续补唐书骆侍御传》（《骆临海集笺注》附录）中云：“宾王七岁能属文，目为神童。随父至博昌，与其邑之张学士、辟间公游。趋庭奉训，负笈从师，学问得于齐、鲁者为多。”说的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。

齐、鲁是孔、孟的故乡，是儒家学说的发祥地。骆宾王一方面“趋庭奉训”、“承断织之慈训”，接受父母的严格教育，继承家学的传统；另一方面又“负笈从师”、“体朴厚之清规”、“陶礼义之余化”（《上兖州刺史启》）接受齐、鲁学风的熏陶。最后终于使他成为“九流百氏，颇总缉其异端；万卷五车，亦研精其奥旨”的著名才子。

骆宾王《上吏部裴侍郎书》云：

徒以夙遭不造，幼丁闵凶，老母在堂，常婴羸恙。藜藿

无甘旨之膳，松楸阙迁厝之资。抚躬存亡，何心天地！

所谓“夙遭不造，幼丁闵凶”，是化用《诗经·闵予小子》中“闵予小子，遭家不造”的典故。其时周成王丧父，自称“遭家不造”，骆宾王在这里说“夙遭不造”，两者系同出一义。“幼丁闵凶”，即指幼年丧父。可见骆宾王的父亲，在其还未成年的时候，就死于任上，临时厝葬于博昌。因为骆宾王一生颠沛流离，仕途蹭蹬，经济拮据，所以一直未迁回故乡。

那末宾王的父亲到底死于何时，是不是骆宾王北上不久就故世了呢？看来又不是的，因为从上引的几段文字来看，骆宾王在博昌“奉训趋庭”、“负笈从师”的时间是不短的。正是这段安定自在、无忧无虑的学习生活，奠定了骆宾王一生博学多才的基础。大约在他十六、七岁的时候，父亲才离开人世。古人二十岁行冠礼，谓成

年，在这之前大概都可以称之为“幼”的。所谓“幼丁闵凶”的“幼”未必就是童年，也可包括少年期在内。陈熙晋在《续补唐书骆侍御传》紧接上文写道：

既而父卒于博昌，旅葬其地，父老多怜之者。寻奉母移居兖州之瑕丘县，性笃孝，每读古书，见古人负米之情，捧檄之操，未尝不废书辍卷，流涕伤心。

骆履元生前颇恃操节，死后家无余资，一家人的生活只好靠故人同僚的接济。瑕丘的县令姓韦，即前面提到的《上瑕丘韦明府启》中的“韦明府”（唐人称县令为“明府”）。此人大约是履元生前的挚友之一，骆宾王父丧服闋，就去投奔他。生活稍事安顿之后，年甫及冠的骆宾王，怀着鹏抟龙腾的雄心壮志，也为了解脱一家人的生活重负，就离开齐、鲁，上京谋仕。从此走上了一条坎坷不平而又荆棘丛生的艰难道路。

二 仕途不遂，再淹齐鲁

骆宾王怀着积极用世之心，充满着跻身仕途的渴望，风尘仆仆地来到京城长安，开始了科举场上的第一次拚搏。这时他年轻气盛，才华横溢，颇有点恃才傲物，不大把权门显宦放在眼里。晚年在记叙自己一生行踪的长诗《畴昔篇》中，开头写道：

少年重英侠，弱岁贱衣冠。既托寰中赏，方承膝下欢。

遨游瀟陵曲，风月洛城端。且知无玉饌，谁肯逐金丸。

在“方承膝下欢”的时候，他“既托寰中赏”，写的正是这次入京应试。他推重“英侠”，贱视“衣冠”，明知“无玉饌”，也不肯“逐金丸”，反映了思想上的清高自负。利用考试余暇，他还遨游瀟陵胜迹，领

略洛阳风月，这也充分显示出他对这次考试的自信和作为诗人所具有的浪漫气质。

但是考试的结果，却是名落孙山！《途中有怀》诗云：

眷然怀楚奏，怅矣背秦关。涸鳞惊煦辙，坠羽怯虚弯。

素服三川化，乌裘十上还。莫言无皓齿，时俗薄朱颜。

此诗写于他试场失意之后南下义乌，向亲友求助告急的途次。他把自己称作辙中之鱼，伤弓之鸟；还把自己比作说秦不果，谋仕无成，狼狈归家的苏秦。写出了他当时窘困不堪的境况，和刚参加考试时的满怀豪情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但他对这次落第心中颇为愤愤，“莫言无皓齿，时俗薄朱颜”，并不是我没有才华，而是人家不赏识我这个年轻才子。不平之气，喷溢纸上。在日后写的《夏日游德州赠高四》诗序中，他想起了当时的情景，还大大地发了一顿牢骚：

仆少负不羈，长逾虚诞。读书颇存涉猎，学剑不待穷工。……而太夫人在堂，义须捧檄。因仰长安而就日，赴帝乡以望云，虽文阙三冬，而书劳十上。嗟乎！入门自媚，谁相谓言，致使君门隔于九重，中堂远于千里。

看来，当时除参加正常的试举之外，还作过其他的谋仕努力，但均无成效。对那些身居要职而不重视自己的才华，不肯给自己推誉引荐的人，骆宾王心中始终是耿耿不平的。

骆宾王在故乡义乌没有停留多久，获得亲友的一些经济接济之后，他就匆匆赶回瑕丘。一方面安顿好一家人的生活，另一方面也作再次求仕的学业准备。大概也就在这几年里，经父执的撮合，骆宾王成婚于兖州。此中的详情不明，但他丧父之后即移居兖州；试场失意之后，匆匆回义乌一转，又赶回兖州；日后仕途不遂，心情冷落，他又回兖州，而且留居的时间长达十多年。现存的一些求仕

启文，也大都上给兖州的官员，如《上瑕丘韦明府启》、《上兖州张司马启》、《上兖州崔长史启》、《上兖州刺史启》等等。他在诗文中，也一再称自己为“淹中故俗”、“稷下遗氓”，意谓兖州的百姓。这种迹象表明，骆宾王在兖州确实有自己的家。由此推论，他出仕之前，大概就在兖州结了婚。否则，他一生中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在兖州羁留。

骆宾王何时再上京谋仕不详，但几年之后，他确实在京中出仕了。《畴昔篇》紧接着写道：

金丸玉饌盛繁华，自言轻侮季伦家。九陌争驰千里马，三条竞骋七香车。掩映飞轩乘落照，参差步障引朝霞。池中旧水如悬镜，屋里新妆不让花。意气风云倏如昨，岁月春秋屡回薄。上苑频经柳絮飞，中园几见梅花落。

描写的生活环境是十分豪华的，这当然不可能是骆宾王个人生活的写照，但也决非他上京谋仕时的短期见闻。从“春秋屡回薄”、“频经柳絮飞”、“几见梅花落”的话来看，骆宾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并非一年半载，而是有好几年，而且颇有点春风得意的味道。看来，骆宾王是在京中出仕了，职务大约是权门府属之类。《畴昔篇》接着笔锋一转写道：

当年门客今何在，畴昔交朋已疏索。莫教憔悴损容仪，会得高秋云雾廓。

出什么事了？前面是意气风发，如今却门客不见，交朋疏索，而且还容仪憔悴，以至只好自己宽慰自己：别太伤心了，总有一天会云雾廓清，把事情弄清楚的。看来，骆宾王是政治上出问题了。联系前面引证的《咏怀古意上裴侍郎》诗中“三十二馀罢，鬓是潘安仁”的话，骆宾王是罢官了。时间是在高宗永徽初，即公元651年左右，其

时他约三十三岁。潘安仁即潘岳，他在《秋兴赋》中说：“晋十有四年，余春秋三十有二，始见二毛。”骆宾王称自己在三十二岁“馀”罢官的时候，两鬓也和潘岳一样过早地出现了白发，说明这次事故对他的打击是很沉重的。

这次罢官的原因不明，但从“会得高秋云雾廓”的话来看，可能含有某种冤情在里面。骆宾王秉性狷介，为人刚直，年轻时恃才傲物，贱视“衣冠”，而且行为浪漫，不拘行迹。《旧唐书》本传说他“落魄无行，好与博徒游”，虽无实际材料可证，但其起浪之风，大约也就是性格上的这种跌宕不羁。这样的性气，很难得到当权者的赏识，而且还会招来忌才者的嫉恨。言行被人抓住口实，很容易就给你制造出几条罪状，于是含冤受屈，罢官去职。虽然他痛苦伤心，容仪憔悴，期待能云雾廓清，但无济于事。最后只得默默地离开长安，到外地另谋饭碗。

《畴昔篇》接着又写道：

淹留坐帝乡，无事积炎凉。一朝披短褐，六载奉长廊。

“一朝披短褐”，意谓罢了官，成了平民百姓；“六载奉长廊”，意思是离开长安，到外地谋仕，时间长达六年之久。查《新唐书》本传，有“初为道王府属，尝使自叙所能，宾王不应”的话。骆集今存《自叙状》一道，内云：“伏奉恩旨，令通状自叙所能。某本江东布衣也，幸属大钜贞观，合璧光辉，易彼上农，叨兹下秩，于今三年矣。”可见此“状”写于骆宾王为道王府属的第三年。所谓“六载奉长廊”，当即指在道王府任职。据《旧唐书·高祖二十二子传》载：道王李元庆，为高祖第十六子。贞观十年（636）封道王，授豫州刺史。永徽四年（653）为滑州刺史。后又历徐、沁、卫三州刺史，于麟德元年（664）薨。宾王为其府属，大约是刺史属下的参军录事之类，地位低下。李

元庆欣赏骆宾王的才华，所以三年之后，特下谕要他“自叙所能”，大约有升拔擢用之意。但这和宾王自命清高的狷介秉性相违拂，他在《自叙状》中大谈了一通人才考察之道，说如果光凭个人的自我吹嘘就选拔擢用，“将恐有其语而无其人，得其宾而丧其实。”因而表示：“若乃脂韦其迹，乾没其心，说己之长，言心之善，颀容冒进，贪禄要君，上以紊国家之大猷，下以渎狷介之高节，此凶人以为耻，况吉士之为荣乎？所以令炫其能，斯不奉令。”这样的话，就骆宾王本人来说，固然显示了他刚直不阿，不愿自我炫耀，也不想附势钻营的好品质。但在一个王者听来，当然会感到刺耳。何况他要你“自叙所能”，纯属出于好意，既然你自己不识抬举，那就随你的便吧。此后，大概就这样坐了几年冷板凳，到了第六个年头，终于离开了道王府，再一次回到兖州，开始长期过闲居生活。

仕途不遂，使骆宾王深感在宦海中游泳的不易。他决心从此“闭门却扫，养拙以终年；幽遁凿坏，甘贫而卒岁”，（《上兖州张司马启》）一方面侍奉老母，一方面放旷林泉，过遁迹隐居的生活。摆脱了官场的案卷公牍、繁文缛节，回到大自然的怀抱，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，骆宾王的心里确实感受到一种闲适的乐趣。五律《冬日宴》充分流露出这种情绪：

二三物外友，一百杖头钱。赏洽袁公地，情披乐令天。

促膝鸾觞满，当炉兽炭然。何须攀桂树，逢此自留连。

约了二、三个志同道合、超尘脱俗的朋友，身边带了一点酒钱，和当年袁粲、乐广一样，开怀畅饮，促膝纵谈，这样的生活是多么令人陶醉啊！那又何必去攀桂附骥，受官场的闲气，染世俗的污秽呢？

这期间，骆宾王尽情地游赏了齐鲁一带的山水名胜，和一批诗朋酒友游饮赋诗，写下了不少舒情适志、怀友赠别的诗歌。长诗《夏